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阿憐阿愛

阿憐，琴川人，家住虞山下。父兄素業農，種負郭田□餘畝，差足自給。女自少即具媚態，又嬌憨善俟意旨，能取人憐，故字之曰「阿憐」。及長，姿首妍麗，靡曼風流，尤能日挑眉語。附近少年子見之，無不攝魂喪魄，神志顛倒。琴川故多詞史，以此致富者殊不乏人。女由此亦習歌曲，彈琵琶，漸作倚門生活。聞滬上為繁華勝地，遂以一舸載之來。妝入王家勾欄，易名寶珠。章台既進，豔名噪一時，枇杷巷裡，賓從如雲。同時有兩寶珠，並溢芳馨，因冠以小字別之。

時有琴溪某公子者，天下豪俊士也。於書無所不覽，悉能通其大意，尤好兵家言。求天下奇士，陰識之於窮鄉僻處、儂人廣眾中，厚相結納，曰：「以備他日用。」於形勝要所在，瞭如指掌。往往憑眺登臨，徘徊不忍去。喜舞長劍，躍駿馬，嘗欲居穎毫之間，選募壯士，教以兵法，以期拔戟自成一隊，嘗以一聯標其門曰：「家有八千子弟，胸藏□萬甲兵。」

東遊日本，購求異書之外，出重價得倭刀□餘柄，皆數百年物也，霜鋒■利，斲鐵如泥，時時出而拂拭把玩之。天南遁叟航海東渡，小住神戶，與之相見，宴於草閣中。雷雨乍過，長虹竟天。琴溪公子彈劍作歌，脫匣出刀示遁叟曰：「以此直入□萬軍中，逕斲樓蘭頭懸於肘後，復何羨乎斗大金印哉！」遁叟曰：「壯哉！請為浮一大白。」

琴溪既東泛扶桑，西窮身毒，復作汗漫遊，冀環地球一周。未發，先經滬濱。友朋羈之游狹邪，問柳尋花，俟有所屬。生視粉黛如土，買笑當筵，迄無當意者。最後友人呼一妓來侑觴，一見生，停睇含笑，似曾相識。生亦目屬之。因詢其字。曰：「寶珠。」友曰：「何如？」生曰：「丰神旖旎，我見猶憐。」友曰：「願以讓君。」因命侍坐於旁。

由此開筵置酒，日夕往來，頭之費，初不計也。然始終不及於亂。生既與諸友朋畢平原□日之飲，慨然就道，放美洲。日之所經，身之所歷，皆屬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，因是深悉洋務，洞垣一方，於格致、機器、輿圖、天算之學，咸欲探其閭奧，窮厥源流，而於語言文字，先為入門，久之，竟能操西國土音。

三年既屆，鼓輪而旋，重返中原，幾若別一世界。息裝申浦，少洗塵囂，諸友招飲，巡環舉酒屬賀。座有遁叟，非花不醉，立折赫蹄一角，招其所眷來，娉婷秀倩，果冠群花，指謂生曰：「此陸氏解語花也，小字月舫。霧裡看花客曾集詩句作楹聯贈之云：『清風明月不用買，東船西舫悄無言。』當請大才人椽筆書之，為花國增光寵。」生曰：「諾。」生有舊所識姊妹花者，尚在平康，即時招致。至則丰韻如前，苗條勝昔。生躍然起曰：「此真一朵能行白牡丹也。彼魏紫姚黃，浪得名譽耳！」洗盞更酌，賓主極歡，斗轉參橫，始各散去。

是姬本姓霍，小字宛玉，生長金閨。姊妹數人，姬年最幼，行次當天上匏星之數，及笄年華，芳聲遠著，諱言尚未梳攏，其實早有所屬矣。北里結習，大抵皆然，蓋齷齪固無難設法牢籠，使墮彀中也。姬名「阿愛」，言客見之者，無不愛也。是夕見生，兩情相印，幾有願為夫子妾之意。

翌日，設席於天香小榭，招生往飲。生午醉甫醒，忽聞承塵上有聲，若兩鼠相鬥。俄隱隱聞人語云：「渠現於海外挾厚資而歸，若何設計消耗之，使盡歸我囊中耶？」旁似又有一人曰：「此亦何難，只憐愛兩妮子足以了之矣。」生叱之，聲遽寂。方擬披衣起，條見一碩腹鼠拱立於前，聲咄咄若數錢。以枕投之，旋滅。俄而阿愛青鳥至，蓋催赴綺筵也。宴間，兩姊妹迭相酬酢，絮問海外風景。酒闌燭，留送客，生與愛分榻而臥。

頃之，生已入睡鄉，朦朧間見有六童子服白綃衣，束紅絲帶，玉雪可念，跪於牀下，叩首辭行。生問其故。曰：「今將辭君而遠別也，恐不得久留君家矣！」方欲再詢，而愛呼生甚急。生趨近牀前。愛曰：「我膽甚怯，君其伴我勿眠。」於是或索茗，或索煙，生幾疲於奔命，一夕中殆至三眠三起。生非溫柔鄉中人，故不能解此多情磨折也。

明夕，又堅留生宿，待之亦如是。生意微悟，自忖非欲使漁父直探桃花源歟？竟移枕就女，方冀花開並蒂，結作同心。詎知女以衾周裹其身，嚴密無少隙，生欲探之，幾無從入手。倦甚，因姑聽之，轉身調息，仍入黑甜夢中。似覺有人捫其■者，又似覺有人捫其下體者，啟眸視之，則女方以纖纖玉指，撮弄玉杵，作西方佛法，以手出精狀。生笑不可仰。女曰：「君自詡為道學中人，一點禪心，已作沾泥之絮，又何作此崛強醜態以向人哉？此中之毫無把握，可知也。」生笑不答；欲犯之，則又不可。未幾，天已大明，遂起。

第三夕，生與女同眠一牀，其母袱被來，睡於別榻，抑若唐室之有監軍使者。是夕，女之欲合復離，將迎旋拒，仍若前兩夕。生不勝其憊，雖在羅綺叢中，粉香隊裡，無異幽狴狴而繫桎梏。向午始得出，急歸旅齋，縷述之於其友。其友笑曰：「此渠家姊妹衣鉢相傳，借此攫人金錢之手段也。幸君能自持，不為所惑，否則殆矣。聞阿愛亦非完璧，有王九者曾與交歡，餘如某生某生者，皆美少年，亦在面首之列，竟有傳其曾已懷孕玉者。」

生聞言，憤甚，握管書二□八字云：

傳聞王九宿卿家，紅豔凝香早放芽。

底事英雄偏受厄，三齋枯伴海棠花。

擲筆遽睡。見前日六童子復來伏拜於地，生方擬舉手扶之，忽化作元寶六枚，固粲然白鏹也。夢覺思之，恍然有悟。是日謁客城外，肩輿中見一姝徙倚門前，容華舉止，絕似寶珠。遣人往問，果寶珠也，特今已易名阿憐，又字蕙仙。生念舊好，遂往訪焉。至夕，設宴定情，得完夙約。阿憐與生情意之密，有若漆膠。日間偶或不往，龍媪鴉鬟相屬於道。生感其意，阿愛這處遂絕跡焉。夜半，女泣謂生曰：「自妾識君，已四五年矣。蛾眉易老，馬齒徒增，尚未能擇人而事，自拔於火坑。妾觀風塵中人，一經淪墮，便難挽回，故宜及早從良，或能得所。君氣概磊落，心志發揚，他日建高牙，擁大纛，非異人任也。肯使妾獲充下陳，執箕帚而捧盤，良所願也。」生辭以請待異時。

阿愛於滬曲煙花中稱為巨擘，每季花榜出，恒冠一軍。所藏金玉錦繡，充篋笥，火齊木難，珍奇瑰異之物，不可勝紀。其姊一日偶爾檢點鏡奩，於匣底得西國銀肆匯單百圓者凡一□七紙，皆所歡某所贈夜度資也，其富可知已。阿愛潤臉羞花，圓姿替月，唇一點小於櫻桃，足雙翹細於蓮瓣，歌聲宛轉綿，醉心蕩魄，其取人阿堵物也，無異探囊取物，比之大盜不操戈矛，尤有甚焉。而生能運慧劍以斷之，真非常之士哉。蓋生雖具仙佛心腸，英雄氣骨，有時一往情深，亦復千回百轉，特非登徒子好色一流耳。其寄跡東瀛，羈蹤西域，日置身於眾香國中群芳窟裡，而毫無所染，亦足見其然自守者矣。嘗評兩姬曰：寶珠使我憐，宛玉使我愛。嗚呼！是豈無情者哉！